

雪原上的搏斗

〔西德〕汉斯·梅斯纳 原著

王新华 译

新华出版社

Duel in the Snow

By Hans Meissner

Translated by Erica Pomerans

本书根据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节写本译出

雪 原 上 的 搏 斗

〔西德〕汉斯·梅斯纳原著

王 新 华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91,000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80册

ISBN7—5011—0265—1/I·34 定价: 1.20元

译本前言

《雪原上的搏斗》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发生在美国本土阿拉斯加的故事。

日军上尉远三日高率领一支受过特种训练的九人小分队空降到阿拉斯加的北部荒原上。他们的任务是每天将当地的天气预报电告日军设在阿留申群岛的空军基地，那里轰炸机群正待命出发，去轰炸美国的大中城市。

由猎人阿伦·麦克卢尔带队的一小支阿拉斯加侦察员志愿深入荒原，搜寻日军小分队的踪迹。于是，双方在零下几十度的雪原上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角逐。

这是一场意志和智慧의角逐。双方势均力敌：远三日高狡猾而顽强，麦克卢尔机智而富有经验。他们的队员也都是出色的战士。除了各自的对手，他们还必须对付严酷的自然环境：饥饿，寒冷，黑熊的袭击，狼群的围困。在这场搏斗中，有的队员被敌人设下的炸弹炸伤，有的被土著人的毒箭射死，有的在与黑熊搏斗时被熊挤死，有的则让狼群撕成碎片。行军途中，远三日高收留了一个土著女孩，这个女性的出

现在日军中引起不小的骚乱，一下使五名队员丧生。最后，双方只剩下各自的队长远三日高和阿伦·麦克卢尔，还有远三的妻子土著女孩阿拉特娜。他们一同到达日军设在努阿塔克河口的接头地点，都以为对方是自己的俘虏。

这部小说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就像作者本人的经历一样。

作者汉斯·梅斯纳一九〇九年出生于阿尔萨斯—洛林的斯特拉斯堡(当时属于德国)。他出身世家，祖上曾出过一位拿破仑的将军。梅斯纳在德国和瑞士的大学里受过教育，也曾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国军队服役，曾在俄国前线作战，负了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随后他离开军队，来到米兰担任领事，在那儿被美军俘虏。战争结束后，他开始写作，先是当记者，然后写小说，获得很大成功。

梅斯纳通晓五种语言，喜欢打猎与探险，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球。他在苏门答腊打死过一只老虎，在阿拉斯加猎过熊。这些经历使他能够把阿拉斯加冻土带的奇异景象及野生动物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有趣。

本书原为长篇小说，由埃里卡·波梅兰斯译成英文，中文译文是根据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出版的节写本翻译的。

译 者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阿图的学校停课了，虽然这一天是星期四，暑假也还没开始。岛上的孩子们（都是阿留申的土著）却都焦急地呆在家里。那些上了学的孩子们，一听见空中奇怪的声音，也都飞快地返回家来。恐怖抓住了大人们的心。

赫克托·麦吉尔罗伊是岛上唯一的白人，他身兼教师，气象员和无线电发报员的职务。他和妻子住在海湾附近小山上的校舍里。校舍旁边就耸立着无线电的天线塔。

贝蒂·麦吉尔罗伊出去喂鸡时首先听到那奇怪的嘶嘶声。它很像巨鸟俯冲时翅膀发出的声音。可她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天啊陆地啊海啊全被雨笼罩着。她丈夫出来一听，断定那是飞机上马达的声音。

“他们在这种天气里迷航了。”他对妻子说。“他们没有地方可以着陆——随时都可能坠毁。”

可是坠毁的事并没有发生。俯冲的声音小了，但麦吉尔罗伊还是心神不定。妻子进屋做早饭去了，他却还站在雨里。他们对这种天气已经习惯了，阿图几乎天天下雨，风从来没有停过。剃刀般锋利的大叶藻被刮得像海浪那样汹涌起伏。阿图是阿留申群岛最边远的岛子，没有一棵树，一株花。就人们记忆所及，这儿没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事。

麦吉尔罗伊走到校园那一头的旗杆下面，从旗杆下面白色小柜里取出旗子，把它系在旗绳上。这个职责总使他感到自豪：星条旗告诉每一个人，这个僻远的村落还是美国的领土。现在对日战争爆发了，这位校长觉得自己就像一名为祖国站岗的士兵。

他升完旗子，正向家里走去，忽然听到有声音从海上传来：铁链的咣唧声，海浪撞击船体声。他停下来，透过雾气拼命朝海上看去。

贝蒂·麦吉尔罗伊不见丈夫回来，披上一件披肩走了出来。她看到麦吉尔罗伊正聚精会神地望着岸边。她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不禁惊叫起来。从正在消退的海雾里，出现一队船只，这些庞然大物正冲破巨浪，向乱石峥嵘的海滩开来。在船的每一侧，都有一个火红的标志：白底上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

“日本人，”麦吉尔罗伊说，“他们是日本人。”

就在这时候，这些装甲船只的舱门打开了，成群的穿土黄色军服的小个子士兵从里面跳了出来。

麦吉尔罗伊飞跑回家去完成他最后的使命。他穿过厨房，冲向他的报话机，把波长调到位于荷兰港的中央气象

站，那儿不属于阿拉斯加。他坐下来，强迫自己保持镇静。虽然一阵冷颤顺着脊背往下灌，他还是以他惯常的细心掀动开关。

“日本人在阿图登陆了，”他对着话筒喊：“他们人很多——非常多。”

一声剧烈的爆炸震撼房屋，震碎了玻璃，把他从椅子上掀到地上。他听见妻子的尖叫声。他爬过门口，恰好看见无线电的天线塔倒塌下来。

一群戴钢盔的士兵冲上山岗，闯进屋里。他们踢开门，掀翻家具，砸烂报话机。麦吉尔罗伊夫妇发现几个枪口正对着他们。

一个军官分开众人，走了进来。他的高颧骨上紧绷着褐色的皮肤。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现在阿图，美国人的有多少？”

麦吉尔罗伊强压怒火说：“岛上有一百六十五人。”

“我没说本地人！”那个日本人厉声喝道：“光算白人。”

“我妻子和我是仅有的白人，我是教师。”

“你用无线电告诉他们我们到了吗？”

教师点点头，他的胸口立刻挨了一拳，要不是一个士兵扶住他，他准得摔倒。

两个犯人被带到海滩上去。雾散了，阳光下看得见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一艘航空母舰，几艘部队运输船，几只巡洋舰和驱逐舰。显然，这次入侵只是对美国后门的第一次袭击。

麦吉尔罗伊夫妇被带上船，作为战俘押往日本。

谁也没想到日本人会向阿留申群岛进军。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主要进击的目标将是亚洲和南太平洋。但是，他们在阿图登陆后两天，希斯卡岛上的广播电台就不响了。毫无疑问，敌人已经占领了好几块美国的领土。虽然这些岛屿离美国最近的城市西雅图也还有差不多三千英里，但是美国的自信心动摇了。何况还没有哪个战略家能够提出一个制止敌人前进的办法哩。用船只运送一只带着重装备的部队到阿拉斯加将是个大问题，同时，极北地区几乎是不设防的。

阿拉斯加的守军只有三千人，没有先进的武器和远程飞机，也没有海军。现在，他们的司令汉密尔顿上将正在离安科雷季不远的理查森要塞，主持一个会议，围着会议桌坐着参谋人员。

“我不相信日本人打算入侵阿拉斯加大陆。”参谋长亨利上校说：“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在美国本土和阿拉斯加之间，还有整个幅员辽阔的加拿大，有的是山林险阻。从十月到第二年五月，厚厚的积雪覆盖了一切。春天，江河横溢，根本无法通过。这样的阿拉斯加对于日本人又有什么用处？这儿没有工业，人口比一个中等的纽约郊区还要少。”

汉密尔顿转向空军的哈格蒂少校：“日本人如果占领阿拉斯加海岸，他们能干些什么呢？”

哈格蒂摇摇头：“要是天气允许，他们新型的四引擎苏拉格轰炸机可以飞到西雅图或波特兰——往返航程大约三千英里，但是这样他们就必须有额外的油箱，这就使他们没有装炸弹的地方了。”

“那么说，这对他们不合算啰？”上将问道。

“可不是。首先，他们必须使轰炸机飞到阿拉斯加。苏拉格需要一条差不多两英里长的水泥跑道。而有这种跑道的最近的机场就是东京附近的羽田机场，它离这儿差不多还有四千英里呢。”

“他们不能从阿图起飞吗？”弗兰克·威廉上尉插话。他是在太平洋战区久战沙场的老战士。

“你想在那儿踢个足球都是不行的，”哈格蒂回答说。“那儿不是深深的峡谷就是陡峭的山峰，气候又是全世界最恶劣的。”

上将把脸转向一位岁数较大的军官，他在过去担任文职期间，曾是俄勒冈大学数得着的一位历史学家，并在日本京都和札幌读过几年书。

“你了解那些人，韦伯斯特少校，”汉密尔顿说。“日本人为什么要在那个岛上登陆呢？”

韦伯斯特停了片刻回答说：“据我看来，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长官，只不过因为那是美国的领土——一着提高他们威望的妙棋。”

日本人在阿图登陆的那个夏天，那个岛屿成了他们实行从背后给美国一刀的计划的步骤。管人事的长井上校受命为这个战役找一领导人。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找的军官应该在三十上下的年纪，他得有打游击的经验，他必须天不怕地不怕，但又不蛮

干。他得让部下心甘情愿地为他赴汤蹈火。他必须是一个时刻准备为理想献身的新型武士。

另外，他还得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受过跳伞的训练，能在敌后广阔的、地图上找不到的荒山野地里独立行动。他还要有气象学、无线电发报和急救的知识。除了这一切，他还得是一个一流的滑雪和登山的健将。

最后，上校桌子上只剩下一个军官的档案了。远三日高上尉并没有跳过伞，但那可以学。他虽然出身于一个武士的家庭，可当初并不想当兵。他从小就对野外生活有兴趣。服役两年以后，他开始学习地理和几何学，想将来到朝鲜或满洲去当一个勘测员。他是个有名的运动员，曾在奥运会的十项运动中为日本拿到一块银牌。但是使上校感兴趣的是，他后来并没有为下届奥运会继续进行训练——那时候他原是稳拿金牌的——而却投考一个军官学校。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满洲关东军参谋部工作。

长井上校想，这倒是个理想的人选。他夹起远三的档案去见参谋长。

阿伦·麦克卢尔默默地站在努拿托湖上他的小木屋前面。那儿是杳无人烟的阿拉斯加荒原，战争对它毫无影响。他已三十岁，不胖但很强健。他看上去比实际的身长要矮些，因为像无数过野外生活的人那样，他总习惯眼睛看着地面。

他是个野生动物管理员，目前的工作是捕捉几只活海狸，以便在阿弗格纳岛上建立一个海狸饲养场。那个岛上长

的都是桉树和桉木，最适合海狸生活。但是当冻雪融化时，汹涌的激流便奔向海洋，把一切植物的根系都冲走了。阿伦以为海狸可以在小溪上筑坝，把水拦成一个一个的水潭。但是海狸集居地也需要有个海狸头目。

阿伦在小屋门边的板凳上坐下来，继续修理他的捕狸笼。笼子上的绳子散开了，笼门开关很不灵活。那只阿伦认为在附近河上筑坝筑得最出色的黑色大海狸又从笼子里逃走了。这个畜生似乎在河流涨水之前就已经知道最终的水压将是多少。它已开始筑坝，别的海狸就学它的样儿。它们筑完一条坝，又急急忙忙地跟着它去筑下一条坝。应该把这个建筑家弄到阿弗格纳去。

阿伦往麻绳和笼子的铁边上涂点儿油减少磨擦，然后把笼子放到棚子里去。那儿放着许多关着海狸的笼子。阿伦从喂食口塞进一些新鲜的杨树枝，那些海狸一抓到树枝，立即以惊人的速度大啃起来。

在一年的这个时候，白天变得很长，而且暑热蒸人。努拿托湖像一块一里宽的天鹅绒，闪着亮光。湖边苍郁的森林一直延伸到陡峭的群山中去。山沟里是多年的积雪。湖边只住着两个人：阿伦和他的印第安人助手哈雷·奇夫逊。从这儿到最近的村落莱福斯去也有三天的路程。这里就像辽阔的育空河上的一个浮码头，一共只有六七间小木屋和棚子。少数猎人拿兽皮到莱福斯去卖，然后在彼得·奥哈拉的铺子里买些日用品带回来。

阿伦不喜欢到莱福斯去。外界的坏消息只能通过莱福斯

传到努拿托来。阿伦最害怕的就是接到口信要他到安科雷季或费尔班克斯去。阿拉斯加野生动植物服务公司的头儿威尔弗雷德·弗雷泽曾再三跟他说，他只需要一些管理经验就可以到总部担任野生动物管理人。可是阿伦没有那份野心。过惯了无拘无束的森林生活之后，再到城里去过日子就像穿上给疯子穿的紧身衣那样不自在。

每当哈雷·奇夫逊从莱福斯回来，阿伦总怕他会带来坏消息，现在等着哈雷的船，他也是满肚子的心事。

“我们该开始抓海狸了吧？”哈雷还没有把独木舟靠上岸就嚷。“弗雷泽问，他什么时候能派水上飞机来运海狸？”

阿伦松了一口气，“他没别的话了？”

“没有，但是我们得赶快行动起来，还得通知他”。

哈雷·奇夫逊矮小而强壮，肩膀上顶着个圆圆的脑袋，短粗的四肢显得很有劲。他的头发又黑又长，从两边披散下来。

阿伦一边帮他把买来的东西搬进屋，一边告诉他捕海狸笼子的情况。“那笼子我上了油，希望那只大海狸还没离开这片水域才好。”

“老板，咱们这星期非抓到它不可。”

“当然了，不过要是天公不作美，我也没有办法。”

他们煮了咖啡，在桌边坐下来。印第安人好象在为什么事儿不高兴，直到喝完第三杯，他才抬起头来。“我们要在本星期之内抓到那只海狸倒不是为了弗雷泽的缘故，”他说，“而是为了我。”

阿伦看到印第安人黑眼睛里的绝望表情。“哈雷，出了

什么事了？”

哈雷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才说：“在莱福斯，我到彼得的铺子里，觉得那儿的气氛很古怪，人们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骂骂咧咧的。奥哈拉说，他们担心日本人就要来了。他还给我一封信，我……我得当兵去，一架飞机礼拜一就要到莱福斯来，我必须坐那架飞机走。”

阿图发生了许多变化，阿留申的本地人早被运到日本去了。这会儿岛上全是日本兵，他们到处挖战壕，战壕连成一个巨大的坑道网，几秒钟之内人就可以全部躲进去。同时所有的武器、弹药和战备品也都可以藏在里面。他们拆了所有的小木屋，用拆下来的木头作地下坑道的支柱。唯有学校的房子还在，现在它是指挥官三图上校的总部。整个岛屿已成了一个堡垒。

三图还在等待美国人的反击，可是反击始终没有到来。三图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傲气被粉碎了。”他狂妄地对部下说，“他们自动为我们让开通往大陆的道路。不久，我们又会前进了。”

一条无线电消息宣告了另一支护航队的到来。这似乎证实了三图的预言。起初，他们只看得见一艘汽艇从雾中出现。待到大家辨认出艇上坐的是山田海军大将时，每个人都感到惊奇不已。对日本人来说，山田这个名字象征着光荣。

这位矮胖的海军大将在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的情况下涉水

上了岸。从他走进学校的举止来看，他显然给三图上校带来了重要的命令。

“护航队并没有带来援军，三图君，你实在也 并不需要援军。敌人正在别处忙得不可开交呢。不过，我却带来了牵引车、推土机和建筑材料，还有三千吨炸药，”他戏剧性地停顿一下，然后接着说：“我们要在这儿修建一个机场，大到能供远航飞机使用。飞机库要建在山洞里，工程必须抢在敌人进攻我们之前完成。我带来一些技师，但主要劳动力还得靠这儿的守军。每个人都得拼命地干，直到倒下为止。”

将军的话使上校吃惊不小，过了一会，上校说：“这就是说要铲平石英石和花岗岩的群山。这儿下雨的时候，小溪都会变成急流的。”

山田不耐烦地耸耸肩：“我非常了解这个岛屿的地形特点。我们把岛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详细地画了地图，一切都作了最详尽的计划。”

尽管他个人感到失望，三图上校还是由于见到日军的高级将领而深感自豪，“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长官，我会尽可能让每个士兵参加这项工程的。”

海军大将站了起来，“这项工程是我的职责，三图君，我将亲自指挥。”

阿拉斯加正值仲夏。没有风，溽暑蒸人。森林由于干旱而发出爆裂声，草就象火绒一样。这是危险的时刻，星星之火就可以引起森林大火灾。

在理查森要塞，汉密尔顿上将命令士兵们清除一切可能

由于阳光照射而诱发火灾的杂草。他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不惜亲临督阵。他的吉普车在一行一行的人群里穿来穿去。他注意到有两个士兵拖着几乎是空的草袋，就命令他们回到地里去，“我知道天热，”他说，“可要是营地着了火，你们就会热上加热了。”

在一行人的末尾，上将发现一个矮胖的士兵正蹲在地上很用心地寻找杂草。他的袋子差不多已经满了。“你不认为除草很荒唐吧，是吗？”汉密尔顿问。

哈雷·奇夫逊抬眼一瞧，立刻尴尬地做个立正姿势，“这活儿早就该干了，先生。”他说。

“先生”……上将说。

“怎么啦，请问？”

“一个士兵跟长官说话时称‘先生’，”汉密尔顿解释说，“你想必是阿拉斯加人了。你是阿拉斯加的什么地方人？”

“努拿托……先生，从莱福斯去坐船要走三天。”

“你是个猎人？”

“我跟阿伦·麦克卢尔干活。”哈雷不能想象阿拉斯加还有人不认识他的主人的。

“他是谁？”汉密尔顿问。

哈雷·奇夫逊向将军谈了阿伦的情况。他倾吐了自己对主人的钦慕之情，而对汉密尔顿肩上的银星却并无肃然起敬的样子。将军很感兴趣地听着，他自己就是个热心的猎人，年青时也曾梦想过阿伦这样的生活。

这时，一辆吉普从田野上开过来，在汉密尔顿前面“哧”

地一声停下来。亨利上校从车里跳出来，“我找 了 您半个钟头，长官。”

“出了什么事了吗？”

“昨天我们的人带回好多从阿图空中拍摄的照片，看来日本人正在那里修筑飞机场哩。那地方到处是牵引车和推土机。他们还安了高射炮，打下一架我们的飞机。”

“真糟，亨利。抓紧安排一下让我去华盛顿，我到飞机上再看报告。”他转向印第安人，“谢谢你，我们谈得挺愉快。”

二

远三日高上尉在满洲的关东军里服役。师长松波将军命令他去与住在兴安岭那边泰加森林里的游牧民族取得联系。他的任务是要搞清楚他们是不是和蒋介石结盟的。

他一回来将军就立即召见了。松波把他空荡荡的屋子里唯一的一把椅子让给他坐，自己坐在帆布床上。

“远三君，”将军开门见山地说，“你必须立刻到东京去接受跳伞的训练。训练一结束，你就要和由你自己挑选的十名士兵一起空降到敌后去。你的任务是用无线电向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发回天气预报。”

“向阿图发报？”远三吃惊地问。

“是的，远三君。那个岛屿现在是在我们手里。你和你的部下在飞往阿拉斯加途中得在那儿停留一下。我受命特别向你强调，你此去能否回来是很成问题的，因此在出发以前放你几天假，料理一下个人私事。”